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三

列傳

元十七

姚樞　許衡

竇默 李俊民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覔王佐略楊惟中與偕覲太宗值南伐詔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辯非詔書意乃
覈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見程
朱性理之書辛丑為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伊囉斡齊
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拒絶因棄官去擕家之輝
州作家廟别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刋諸經
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
朱所註書既而盡室依樞以居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
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首陳帝王之道治國平

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窳可得而舉刺閱徵斂則部族不横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厚風俗

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

二字係原史闕文今據元文類補

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破稱貸之家廣儲畜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絶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書奏世祖奇其才動心召問且使授世

子經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衮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樞問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耶對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廷臣間之必悔而見奪不若惟掌兵柄餘皆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曰慮所不及者乃以聞憲宗從之樞又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以圖宋憲宗大封同姓敕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

其一摳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於是世祖頗有關中壬子從世祖征大理至察遜諾爾之地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吾能為之摳馬上賀曰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明年師及大理城飭摳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久之或譏王府得中土心憲宗遣阿勒達爾大為鉤考置局關中以百四十二條推集

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世祖聞之不樂樞曰帝君也兄也大王為皇弟臣也事難與較遠將受禍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相持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因罷鉤考局世祖即位以樞宣撫東平既至郡置勸農撿察二人為監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拜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虛設官稱以所受制還中書改大司農樞奏曰昔太宗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襲訟之

潛藩帝時曰第往夕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下閱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俄詔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

姚燧撰神道碑云樞奏內地之民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

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屯燕京東西置營以壯神都左右中三衛從此起李璮謀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出下策初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璮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奏罷世侯置牧守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

省臣罪且不測摳工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則可以先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

家之重害帝怒為釋至元十年原文脫至元二字今依世祖紀增拜昀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遂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知樞密院巴延不可十一年又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利財剽殺所致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

十七年卒謚文獻按神道碑載至大三年追封魯國公贈制見元文類子焯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於新鄭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稍長嗜學如飢渴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䟽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既逃難岨崍山按孫奇逢理學宗傳云以家貧為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始得王輔嗣易注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

衡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程朱二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為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甲寅世祖出王秦中召衡為京兆提學按耶律有尚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

奏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强所載與史傳異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竇默又曰於帝前排其學術文統患之疑衡與之為表裏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示尊用實不使數侍帝也默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禮師

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圖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模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立國規模惟當權其法之善與不善而折衷於聖人之道若云心行漢法而後可則歷代破國亡家者非行漢法之人乎蓋許衡漢人修史者又出於漢人之手遂有此不經之論耳如衡之說正猶陸行者不知有舟水行者不知有車泥古之見物而不化未為通達政體也今謹依元文類敘次刪存其目

二曰中書大要三

曰為君難四曰農桑學校五曰慎微書奏帝嘉納之衡每見帝必有數陳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聞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懷逾年復召還與太常卿徐世隆詳定朝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為圖七年奏上之使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

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爲洛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衡言是也吾意亦若是未幾阿哈瑪特以中書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哈瑪特由是銜之亟薦衡宜

在中書欲因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閾還奏曰陛下命臣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蠧政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論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楝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過久之

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按耶律有尚國學事跡云衡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欵周折㬌學者有疑問則喜溫眉宇嘗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曰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謹附識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賓默為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歴恂言歴家知數而不

知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言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令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其法視古皆密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授時歷頒天下尋以疾請還懷皇太子使東宮官來諭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

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皆樂從所去人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律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丞相安圖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

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會國兵伐金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轉客蔡州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

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在潛邸遣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舉三綱五常為對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旨由是敬待加禮世祖問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即召用之俄命皇子珍戩從默學久之請南還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脫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

也天澤時宣撫河南帝即召拜右丞相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時初建中書省平章政事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曰陛下應天順人誕登大寶天下生民懽忻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丕基為子孫久遠計若夫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聽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他日默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復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

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深憾之乃請以默為太子太傅辭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名按姚樞傳以此為樞之言許衡傳則云默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俱入謝衡止之三傳不同未知孰是乃復以為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文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寧不之思耶召還賜第京師命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必咨訪之默與王磐等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

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
問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歴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
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
本帝皆納之嘿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帝側嘿
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君曰可
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
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鶻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
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嘿

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訃聞帝深嗟悼𨞵加賵賜命有司護喪歸葬肥鄉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封魏國公謚文正子履集賢大學士

李俊民字用章澤州人得河南程氏之學金承安中舉

進士第一應奉翰林文字未幾棄官歸以所學教授鄉里士多從之金源南遷隱於嵩山後徙懷州俄復隱於西山既而變起倉猝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時隱士荆先生者授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右亦自以為弗及世祖在潛藩以安車召之延訪無虚日遽乞還山世祖重違其意遣中貴人護送之又嘗令張仲一問以禎祥及即位其言皆驗而俊民已卒賜謚莊靜先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四至八

編修臣謝振定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四

列傳

元十八

宋子貞 商挺

趙良弼 趙璧

宋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與族兄知柔同補太學生俱有名金末潞州亂子貞走趙魏間東平行臺嚴實招

置幕府用為詳議官兼提舉學校歲壬辰實戍黄陵金人悉力來攻與戰不利敵勢頗張曹濮以南皆震有自敵中逃歸者言金兵且大至人情㐫懼子貞請於實斬揚言者以令諸城境内乃安汴梁既下饑民北徙餓殍盈道子貞多方賑救全活者萬餘人金士之流寓者悉周給且薦用之拔名儒張特立劉肅李昶輩於羇旅與之同列四方之士聞風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乙未太宗命子貞為行臺右司郎中中原略定事多

草創行臺所統五十餘城州縣官率為貪私以病民子貞做前代觀察采訪制命官分三道糾察官吏立程式定期會黜貪惰奬廉勤始有紀綱民得蘇息東平將校占民為部曲戶謂之脚寨擅其賦役子貞令悉歸州縣人以為便實卒子忠濟襲爵請于朝授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子貞作新廟學延諸名儒招致生徒俾習經藝齊魯儒風為之一變己未世祖南伐召至濮問以方略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所以拒

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定也世祖善其言中統元年授益都路宣撫使未幾拜右三部尚書李璮叛詔子貞參議軍前行省事子貞單騎至濟南觀璮形勢因說丞相史天澤曰璮擁衆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擒璮子貞還上書陳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乞選公廉有才德

者為之州縣官相傳以世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冑子敕州郡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帝命中書次第施行之至元二年遷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奏請班俸祿定職田從之俄拜中書平章政事復陳時務十二策帝頗悔用子貞晚未幾以年老求退特敕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子貞私居每聞朝廷事不便必封疏上奏愛君憂國不以進退異其心當疾革諸子請遺言子貞曰吾平昔教汝者不

少令尚何言子渤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父衡金行省員外郎以戰死挺年二十四汴京破北走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為經歷贊忠濟興學養士按元明善撰墓碑云聘康曄說書李昶說春秋李楨說大學東州多士公實作之世祖在潛邸聞挺名徵至鹽州入對稱旨間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璮城朐山東平當餽米萬石東平至朐山率十石致一石且車淖于雨必後期後期罪死請輸沂州使璮軍取食便世祖曰愛

民如此忍不卹從楊惟中宣撫關中挺為郎中兵火之
餘八州十二縣戸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佐惟中黜貪
暴出淹滯定規程主簿責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期月民
乃安且請減關中常賦之半明年惟中罷廉希憲來代
升挺為宣撫副使尋命兼治懷孟戊午罷宣撫司挺還
東平憲宗親征蜀世祖將趨鄂漢軍于小濮召問軍事
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祖黙然久之曰卿
言正契吾心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與挺計事

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大悟罵曰無一人為我言此非商孟卿幾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額呼布格之使至軍中執而斬之召挺至開平與廉希憲密贊大計世祖既即位以希憲及挺宣撫陝蜀至京兆時哈喇布哈琿塔哈駐六盤山以兵應額呼布格挺謂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琳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

已而果然於是與希憲定議令巴崇汪良臣發兵禦之六盤之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琳引兵南來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遂北去阿勒達爾乃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乃分為三道以拒之大戰甘州東殺阿勒達爾琿塔哈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改宣撫司為行中書省進希憲右丞挺僉行省事中統二年進參知政事與元判官費寅康希憲傳作蜀人費正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

挺與希憲于朝帝召挺便殿問曰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効而毀言日至豈同僚有沮卿者耶抑位高而志怠耶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權以應變者有之若功成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既出帝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誰復為朕戮力耶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脩遼金二史三年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凡二十八類以進六年同僉樞密

院事八年升副使定軍官品級給軍吏屯田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丁者亦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著為令九年封皇子莽噶拉為安西王以挺為王相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為置酒嘉納王薨王妃使挺請命于朝以子阿南達嗣帝曰年少祖宗之訓未習卿姑行王相府事初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與王相趙炳搆隙

或告炳不法妃命囚之六盤獄以死朝廷疑擅殺之鞫琮等伏辜有王府女奚楚徹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有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瓛帝怒召挺拘炳家瓛下獄帝命諸儒讞其罪尚書留夢炎以議勲奏曰臣宋儒不知挺向來之功可補今之過否帝不悅符寶郎董文忠奏曰夢炎不知挺何如人臣以曩時推戴之功語之矣帝良久曰其事果何如對曰臣目未覩耳固聞之殺人之謀挺不與也帝默然十六年始釋挺及瓛二十年復

樞密副使俄以疾免明年趙氏子復訟父寃又被繫百餘日乃釋按蘇天爵名臣事畧云挺再被繫得釋乃葺小圃于都城南有泉曰左山因以自號二十五年卒延祐初追封魯國公謚文定子琥字台符至元十四年以姚樞許衡薦拜江南行臺御史多政績二十七年徵拜中臺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為國之適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

人帝從之皆召用三十年遷國子司業卒

趙良弼字輔之女真人名臣事畧作趙州贊皇人父兄諸子俱死事於金良弼明敏多智畧初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對稱旨會立邢州安撫司擢為幕長區畫有方事或掣制則請諸藩邸再閲歲邢大治戸口增倍世祖在潛藩時分地在關陜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陜西以良弼參議司事阿勒達爾劉太平鈎校京兆錢穀煅煉羣獄死者二十餘人衆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慷慨

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已未世祖南征召參議元帥府事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所至宣布恩德民皆按堵世祖北還遣如京兆訪秦蜀事宜得實還報曰宗王穆格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琿塔哈屯軍六盤士馬精强咸思北歸恐事有不意耨埒總秦川蒙古諸軍年少鷙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疾解其兵柄劉太平霍魯懷聲言辦集糧餉陰有據秦蜀志伯嘉努劉黑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

惠俱悉心俟命後皆如其言中統二年復以廉希憲商挺宣撫秦蜀良弼為參議良弼先行時琿塔哈叛北歸良弼執其黨元帥奇爾台布哈密喇卜和卓誅之希憲及挺慮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具密狀授使者言始遣捕二帥時止令因以俟報臣竊以為張皇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若上怒希憲等顧使者即出此奏帝竟不問蜀人費寅與廉希憲及商挺傅並異以私憾誣希憲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引良弼為證帝召

良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明之帝意不釋會平李璮得王文統交通書益疑二臣切責良弼良弼誓死不變帝意乃解費寅卒以反誅至元七年按日本國傳良弼使日本在至元六年奉使日本先是數遣使通日本卒不得要領至是良弼請行乃授祕書監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望見使舟舉刃來攻良弼捨舟登岸喻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

其國太宰府官陳兵西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數其不恭罪仍諭以禮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至以兵脅良弼良弼曰不見汝國王寧持我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送良弼至對馬島十年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故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後帝將討日本數問良弼良弼言勿擊便帝從之（按日本國傳至元十一年十七年十八年洪茶丘等累征日本則是未嘗從良弼之言也傳恐誤）十一年同僉書樞

密院事丞相巴延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臨安後訖如其計帝甞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弈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久之以疾辭得旨居懷孟良弼别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十畝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隷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或問為治之要良弼曰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必

克己然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事斯濟矣二十三年卒追封韓國公謚文正子訓陝西平章政事

趙璧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祖在潛邸聞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之寵遇無比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授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議按虞集道園說議云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時從馬上聽其陳說辭旨明貫輒大喜憲傳未詳載

宗嘗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一日斷事官伊囉斡齊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以新者耶時璧侍旁呵之曰用汝與否當出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為請耶奪置帝前帝為默然既而曰朕亦不能為此也自是伊囉斡齊不復用歲壬子為河南經略使有劉萬戶者素貪暴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

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雨雪因詣璧酌酒賀曰經略下車誅鋤强猾故雪為瑞應璧曰如董主簿比者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不敢出語歸臥病而卒時人以為怖死世祖中統元年拜燕京宣慰使時供給蜀軍府庫已竭及用兵北邊璧經畫饋運相繼不絕中書省立授平章政事三年李璮反益都從親王哈必赤討之璮已據濟南諸軍乏食璧從濟河得粟及羊豕以饋軍軍復大振至元元年

帝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
帝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六年命詣鹿門
山都元帥阿珠營同行漢軍都元帥府事宋將夏貴率
兵自武昌遡流入援襄陽時漢水暴漲璧據險設伏待
之貴果中夜潛上璧策馬出鹿門行二十餘里發伏奪
其五舟大呼曰南船已敗我水軍宜速進貴懾不敢動
及旦阿珠領騎兵璧率水軍合戰於虎尾洲貴大敗走
高麗王禃為其臣林衍所逐帝召璧還改中書左丞同

國王特訥克行東京等路中書省事聚兵平壤時衍已死璧與王議曰高麗遷居江華島有年矣外雖卑辭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擅逐其主今衍雖死王實無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國于古京可以安兵息民策之上也因遣使以聞帝從之師還遷中書右丞十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三年卒大德三年贈大司徒謚忠亮子仁榮同知歸德府事仁恭集賢直學士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四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五

列傳

元十九

安圖 誇都岱

廉希憲 希賢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爾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十三位在百寮上母鴻吉哩氏元世家作特默倫氏昭睿皇后姊也四年執額呼布格黨千餘將置

之法安圖侍側帝問之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何以懐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拜中書右丞相帝召許衡至令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圖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三年帝諭衡曰安圖尚幼未更事善輔導之衡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敢不盡心四年安圖奏内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從之五年廷臣密議立

尚書省以阿哈瑪特領之乃先奏以安圖宜位三公商挺倡言曰安圖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事遂罷八年陝西省臣伊蘇岱爾言盜賊滋横請顯戮一二以示懲安圖曰強竊均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宜仍舊待報從之十一年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數事又奏各部與大都路官多非才乞加黜汰從之十二年詔以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太子北平王出鎮極邊二十一年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即召見慰

勞之按續通鑑云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日尋干戈至元十二年詔封皇子諾木罕為北平王率兵鎮守而以安圖總省院之政為海都所拘十年始還有譖安圖受海都官者帝怒石天麟為之辨意始解事見巳延及石天麟傳故不詳載遂留寢殿語至四鼓乃出復拜中書右丞相二十三年中書奏議漕司諸官姓名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餘皆卿等職也安圖奏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為耳目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私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今後若此者勿行其妄奏者即入言之

二十四年納顔叛帝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圖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諸免罪者爭迎謝安圖毅然不顧有言其悖慢者帝曰汝等豈知安圖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尚書省安圖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八年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以疾卒大德七年贈東平忠憲王子諤都岱

諤都岱器度宏達世祖時襲長宿衛父安圖歿凡賵賻

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即位拜大司徒領太常寺事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宫咸以家人禮待之大德六年卒至大二年贈東平王謚忠簡子拜珠自有傳

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九歲家奴四人盜馬逃去既獲將付有司希憲泣止之俱得免死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恩寵殊絶希憲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懐以進世祖問其說

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嘗與近臣校射三發皆中衆驚服曰真文武材也歲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請用衡提舉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譏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命阿勒達爾阚劉太平檢覈所部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僚屬何預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世祖渡江取

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俘獲士人宜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憲請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和囉海在關右琿塔哈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設有異謀漸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世祖命希憲賜膳於宗王塔齊爾希憲即勸王首建翊戴之謀王然之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讜

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願早定大計世祖遂即位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倎久留京師今聞其父死宜遣歸國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敕諸軍北歸帝皆從之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和囉海反狀皆如希憲言初分漢地為十道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太平和囉海聞之乘驛急入京兆密謀為變後三日希憲至宣布詔旨遣使安諭六盤未幾琿塔哈反殺所遣使且諭其黨密喇卜和卓奇塔特布哈

使各以兵來援又多與蒙古軍鄂囉官烏努呼等金帛盡起新軍且約太平和囉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遣劉黒馬等掩捕太平和囉海獲之盡得其奸謀悉置於獄復誅密喇卜和卓及竒塔特布哈具以驛聞時闕中無兵備命汪惟良世祖紀作汪良臣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為辭希憲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節制諸軍蒙古官巴崇將之謂之曰六盤兵精勿與爭

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
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
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為帥等罪帝深
善之西川將耨埒鄂囉官將舉兵應琿塔哈巴崇獲之
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至京兆請殺之希
憲謂僚佐曰衆志未一彼軍見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為
害不細令因其懼死並加寛釋使之感恩效力就發此
軍餘丁往隸巴崇上策也初巴崇既執諸校其軍疑懼

駭亂四出莫可禁遏及知諸校獲全大喜過望巴崇亦悟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為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琿塔哈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復自和琳合兵分結隴蜀諸將於是成都帥伯嘉努等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深諭戒之兩川諸將素憚希憲威名安堵從命琿塔哈阿勒達爾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哲伯特穆爾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

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哈坦及汪惟良巴宗等合兵戰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以送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毋得俘掠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竒徹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遣還因為書與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愧感不敢復輕動鞏昌帥府言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

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且致書宰臣待整以恩當得其死力按輟耕錄云劉整初附來謁希憲據中坐令整入展拜側立整求退謂曰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或問其故曰劉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之本傳所載蓋在既見之後歟整後首建取襄陽之策果立勲効李璮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因言文統為希憲薦引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為之輔此事宜關聖慮帝曰希憲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人費正寅按希憲家傳云宋俘費寅以利口才捷同

知興元府事希憲悉其人不用寅乘間譏公本傳作伶人費正寅互異以私怨譖希憲修城治兵潛畜異志帝惑之命中書右丞納罕代為行省詔希憲還京陛見言曰方關陝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帝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事一日夜半召希憲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憲曰昔劉秉忠張易稱王文統才智士詔問臣臣對亦聞之實未嘗識其人也帝曰朕亦記此希憲在中書振舉綱維綜

數名實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奸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希憲窮治其事以聞杖阿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嘉獎之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詔罷天澤使待鞫問希憲剖陳其冤事遂解又有

訟四川帥奇徹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對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宜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詔遣使按問竟無實奇徹得免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激切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下臣乃爾木强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故不敢面從也方士請煉大丹希憲具陳秦漢故事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

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哈瑪特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家傳作回鶻官瑪智密界累資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怨家復訴於帝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

𫍲智密𫍲耶希憲對曰不釋𫍲智密𫍲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遂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嗣國王特訥克行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為請乃稍寛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擾民希憲欲入奏國壻請以鈔償民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爾哈雅下江陵請令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復詔令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阿爾哈雅率屬郊迎望

拜塵中荆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録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時宋故官謁大府必致珍玩希憲拒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劵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决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為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曰

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請諸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五年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泣留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槖蕭然琴書自隨而已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本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

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帝問忠良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為阿哈瑪特所沮十六年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方今大奸專政羣小阿附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名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又曰

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明年冬希憲卒大德八年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加贈恒陽王子六人孚僉遼陽等處行中書事恪台州路總管恂中書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總管恒御史中丞惇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從弟希賢

希賢字達甫一名珠德哈雅年二十餘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使往諭之至則布上意辭旨條暢王悔謝還奏帝喜尋進兵部尚書左

丞相巴延伐宋既渡江至元十二年命希賢持國書使宋至獨松關守關者不知為使襲而殺之明年宋亡詔遣使護希賢喪歸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六

列傳

元二十

巴延

巴延蒙古巴林部人曽祖蘇嚕克圖事太祖為巴林部左千户祖阿拉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呼察有功得食其地父舒庫爾台世其官從宗王錫里庫開西域按巴延廟碑蘇

嚕克圖謚武定阿拉謚武康舒庫爾台謚武靖俱追封淮安王巴延長于西域至元初錫里庫遣入奏事世祖賢之勑以中書右丞相安圖女弟妻之二年七月拜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咸服四年改中書右丞七年遷同知樞密院事十一年大舉伐宋以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會師襄陽分軍為三道並進巴延與平章阿珠由中道循漢江趍郢州遇霖雨水溢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渡而憚此潢潦耶召壯士負

甲仗前導麾諸軍畢濟次臨山距郢州二十里宋人築新郢且設守于黄家灣堡以禦之乃遣李庭等攻黄家灣堡拔之由藤湖入漢江諸將請取郢巴延曰大軍之出豈為此一城哉遂舍郢順流下巴延阿珠殿後郢將趙文義范興以騎二千阿珠傳作宋騎兵千人來襲巴延阿珠迎擊之巴延手殺文義擒范興殺之遂次沙洋命楊仁風及呂文煥先後招降皆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砲焚其廬舍城遂破生擒守將王虎臣王大用

等經世大典作串楼王四人餘悉屠之進次新城令列沙洋所獲于城下射檄文于城中以招之其總制黄順副都統制任寧俱降獨守將邊居誼本紀作邊居義不出乃命總管李庭攻破其外堡諸將蟻而登拔之居誼舉家自焚遂併誅王虎臣王大用等四人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諭諸將不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右丞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大事也可使餘人知乎潛刻期而去進軍次

蔡店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王達守陽羅堡荆湖宣撫朱禩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乃圍漢陽聲言出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遂入大江巴延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令修攻具進軍陽羅堡攻之三日不克乃密謀于阿珠使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分遣右丞阿爾哈雅等以步騎攻陽羅堡夏貴來援阿珠出其不意泝流西上為其都統程

鵬飛所却阿珠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死者無筭鵬飛被創敗走遂起浮橋成列而渡舳艫相銜直抵夏貴貴引麾下軍數千先遁諸軍乘之殺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巴延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王達宋軍大潰數十萬衆死傷幾盡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巴延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不必追也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黄阿珠曰先取鄂漢可為萬全計巴延從之師次鄂州楚

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興國皆以城降程鵬飛以其軍降乃撤宋兵分隷諸將遣使奏渡江之捷留右丞阿爾哈雅等于鄂規取荆湖巴延與阿珠以大軍水陸東下十二年至黄州知州陳奕降巴延承制授奕沿江大都督奕遣書至漣水招其子巖巖降遣吕文煥陳奕以書招蘄州安撫使管景模原作管宗模考本紀及宋史俱作景模今據改巴延至蘄州景模出降即承制授以淮西宣撫使阿珠復以

舟師先趨江州宋兵部尚書續通鑑作都督參贊呂師夔在江州知州錢真孫遣人迎降巴延至江州即以師夔為江州守知南康軍葉閶知安慶范文虎皆出降巴延遂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師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通判權州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宋宰臣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巴延遣使謂似道曰未渡江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内附欲和則當面議遂發池州次丁家洲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

萬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將後軍巴延命左右翼萬户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阿珠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似道東走揚州太平和州等城以次俱降師進建康之龍灣大賚將士宋沿江制置趙溍遁溍兄淮起兵溧陽就執而死都統徐王榮翁福等以城降知

鎮江府洪起畏遁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與可遁知饒州唐震死而江東諸郡皆下淮西滁州諸郡亦相繼降國信使廉希賢與嚴忠範等奉命使宋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嶺果為宋人所殺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時江東饑巴延賑之民賴以安宋遣都統洪模移書徐王榮等請罷兵通好巴延遣張羽等持王榮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詔以時暑方熾不利行師俟秋再

舉巴延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則逝矣世祖語使者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復命奉御額森傳旨召巴延赴闕乃渡江北行入見于上都進中書左丞相讓功于阿珠遂以阿珠為左丞相按宰相表至元十二年安圖為右丞相呼圖克徹爾為左丞相而不及巴延阿珠考百官志行中書省有左丞一員右丞一員然則巴延阿珠蓋行省中書左右丞相也受命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乃取道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調淮東都元帥博囉罕副都元帥阿里布以所部兵泝淮而

進會師淮安城下巴延與博囉罕阿里布親臨南城堡拔之遂圍揚州召諸將指授方畧留博囉罕阿里布守灣頭新堡衆軍南行分軍為三道期會于臨安參政阿嚟罕等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出四安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等為左軍姜衛傳作姜衛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為副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澉浦華亭巴延及右丞安塔由中道節制諸軍水陸並進軍至常州降諭不從乃親督帳前軍臨南城晝夜攻之浙西制置文天祥遣尹玉麻士龍來援皆戰

死巴延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城上諸軍畢登宋兵大潰拔之屠其城知州姚訔及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俱死之按續通鑑云巴延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并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其油作礮及城破盡屠其民惟七人伏橋下獲免史以巴延比之曹彬故不詳載以馬恕為常州尹遣實喇特穆爾等據無錫蒙古岱揚恰爾巡太湖伊克呼台及索多等趨平江復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于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師次無錫宋將作監續綱目作工部侍郎柳岳等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與巴

延書來見垂泣而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望班師修好巴延以栁岳來使事及嚴奉使所齎國書入奏衆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率衆出降遣囊嘉特同其使栁岳還臨安以蒙古岱范文虎行兩浙大都督事既而囊嘉特同宋尚書夏士林侍郎吕師孟宗正少卿陸秀夫以書來請為伯侄且修歲幣巴延弗許十三年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宋遣御史劉岊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

書巴延約會長安鎮進臨平鎮次臯亭山宋主遣賈餘慶（宋紀作御史楊應奎）同宗室尹甫吉甫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巴延受訖遣囊嘉特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事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遣將廵視城堡安諭軍民囊嘉特洪褀來報益王廣王下浙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宮巴延亟遣阿嘍罕鄂囉及董文炳范文虎據守浙江以勁兵追之不及而還遣呂文煥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程鵬飛洪雙壽等入宮慰

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內宮鄧惟善來見巴延慰遣之顧天祥舉動不常留之軍中天祥數請歸巴延笑而不答令蒙古岱索多館伴覊縻之駐軍臨安城北之湖州市遣千户囊嘉特等以宋傳國璽入獻巴延巡臨安城觀潮于浙江罷文天祥所招募義兵二萬餘人分置三衛諸司兵于各翼以俟調遣分遣招諭衢信諸州仍遣別將徇地浙東西于是嚴婺台處諸州並降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

督府蒙古岱范文虎入治府事復命張惠阿喇罕等入城籍其軍民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圖籍悉罷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仍禁人不得侵壞宋氏山陵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諸臣赴闕請命巴延拜表稱賀帝命囊嘉特傳旨召巴延偕宋君臣入朝巴延以阿喇罕董文炳留治行省事經畧閩粤蒙古岱以都督鎮浙西索多以宣撫使鎮浙東唐古特孛庭護送宋君臣北上巴延以宋

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降授宋主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命巴延告于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巴延巴延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功之有復拜同知樞密院初海都稱兵内向詔以左丞相安圖佐皇子北平王諾摩罕統諸軍于阿里瑪圖備之十四年諸王錫里濟劫北平王拘安圖脇宗王以叛命巴延率師討之與其衆遇于鄂勒歡河掩其不備破之錫里濟走死十八年世祖命燕王撫軍北邊

以巴延從諭之曰巴延才兼將相故俾從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燕王每與論事尊禮有加是嵗頒羣臣食邑詔益以藤州等處四千九百七十七户巴延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哈瑪特先百官道謁巴延解玉鈎條遺之阿哈瑪特謂其輕巳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帝命按之無驗遂復其任阿哈瑪特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伯奇里克默色常誣巴延以死罪未幾以它罪誅敕巴延臨視巴延與之酒

愴然不顧而返帝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誅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宗王阿濟格失律詔巴延代總其軍二十四年或告納顏反詔巴延窺覘之既至納顏乃設宴謀執之巴延覺馳還白狀從世祖親征擒納顏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事出鎮和林二十九年宗王莽賚特穆爾挾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相值于額森呼圖克嶺矢下如雨巴延先登陷陣諸軍望風爭奮大破之軍還卒遇伏兵巴延堅壁不動遂引去巴延追擊

之斬首二千餘級俘其餘衆以歸諸將言古禮兵勝必禡旗于所征之地欲用囚虜為牲巴延不可衆皆嘆服未幾海都復犯邊廷臣有譖巴延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于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巴延遣人語之曰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諸將以為怯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

將曰請任之即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脱去乃詔伊實特穆爾至授以印而行時成宗以皇孫奉詔撫軍北邊舉酒以餞曰公何以教我巴延舉所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三十年驛召至自大同世祖不豫明年世祖崩巴延總百官以聽成宗即位于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巴延握劒立殿陛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按伊實特穆爾傳云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謂晉王噶瑪拉曰神器不可久虛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言王曰王孫即位願北面事之于是宗親大臣

合辭勸進遂即位語異本傳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録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時相有忌之者巴延語之曰幸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于宫前餘非所知也冬十二月卒巴延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伐宋若將一人諸帥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被而已未嘗言功大德八年追封淮安王謚忠武至正四年進封淮王子滿達勒簽樞密院事囊嘉特樞密副使孫沙克嘉賓哩同簽樞密院事集賢學士至治末省先塋于巴濟拉山聞有變赴

上都或勸少避之曰與國同休戚可避難乎至上都果見囚久之得釋尋遷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曾孫布達實哩皆能世其家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七

列傳

元二十二

阿珠　阿爾哈雅

姜衛　托克托呼紳和爾

阿珠烏哩特氏都帥烏蘭哈達子也憲宗時從其父征西南夷所向摧陷至平大理克諸部降交趾無不在行

世祖即位留典宿衛中統三年從諸王征李璮有功拜征南都元帥治兵于汴至元元年畧地兩淮攻取戰獲軍聲大振四年觀兵襄陽遂入南郡取僊人鐵城等栅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灘濟江立虚寨誘敵斬首萬餘級初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宿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築鹿門新城等堡繼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相

繼來援復分兵出入水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
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明日宋兵果趨新堡
大破之遂治戰船分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文虎復率
舟師來救來興國又以兵百艘侵百丈山俱敗走之九年
破樊城外郛增築重圍以逼之宋裨將張順張貴自上
流入襄陽阿珠攻之順死貴僅得入城俄乘船東走阿
珠追戰至櫃門關擒貴餘衆盡死是年加同平章事先
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設

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珠以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十年按拔樊城及呂文煥出降原傳作九年十二月遂拔樊城襄守將呂文煥懼而出事誤今據世祖記及降奉命畧淮東抵揚州城下宋以千騎出戰阿珠設伏阿爾哈雅改正擒其騎將王都統十一年入覲奏請伐宋帝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進平章政事師次郢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鋭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不若取黄家灣堡由東河口拖船入

湖轉以下江為便遂舍郢而去行大澤中忽宋兵千騎突至時從騎纔數十人阿珠奮槊馳擊斬五百餘級生擒其將趙范二統制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迎降時夏貴扼江漢口兩岸備禦堅嚴阿珠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從陽羅堡西沙蕪口入江進攻陽羅堡不克乃謂巴延曰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伺隙擣虛可以得志從之明日阿珠遙見南岸沙州率衆趍之與宋將程鵬飛戰于中流鵬飛敗走即抵沙洲

步鬬又破之追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珠飛渡引兵先遁餘皆潰走遂拔陽羅堡巴延議師所向阿珠勸取鄂漢于是水陸並進漢陽鄂州相繼皆降十二年黄蘄江州降阿珠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繼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擁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巴延商之阿珠阿珠曰今日惟當進兵事若有失罪歸於我師進次丁家洲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横亘江中似道殿其後阿珠挺身登舟手自持柂突入敵陣諸

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為重命阿珠分兵圍揚州進次真州敗宋兵于珠金沙既抵揚州乃造戰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夾河為陣阿珠擊之堅不能却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為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珠選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

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十月詔拜中書左丞相時諸軍進取臨安阿珠駐兵瓜洲以絶揚州之援巴延遂平宋十三年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若絶其聲援塞彼糧道必東走通泰乃柵揚之西北丁村以扼其餽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兵勢且戒之曰庭芝水路

既絶必從陸出宜謹備之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果夜犯丁村柵按續通鑑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事詳士元傳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阿珠牙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而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才脫身走追殺幾盡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珠追襲殺步卒千人庭芝僅入泰州遂築壘守之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良臣宋史作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降執李庭芝姜才戮之申禁暴掠兩淮悉平入見世祖於大明殿陳宋俘

第功行賞賞封泰興縣二千戶二十三年受命北伐叛王實喇穆爾等明年凱旋繼又西征至哈喇和卓以疾卒追封河南王

阿爾哈雅輝和爾人聰辨有膽畧家貧常躬耕舍耒嘆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去求其國書讀之逾月又棄去事世祖于潛邸世祖即位漸見擢用由左右司郎中進僉河南行省事至元五年命與元帥阿珠劉整取襄陽又加參知政事始帝遣諸將命毋

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以絶之宋兵入援者率皆敗去然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終不下阿爾哈雅以為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乃入奏報可會有西域人伊斯瑪音獻新礮法以其人來軍中十年為礮攻樊破之先是宋兵為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爾哈雅發水軍焚其橋襄援不至城乃拔遂移攻具以向襄陽礮中譙樓聲如雷霆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劉整欲立碎其城阿爾哈雅不許乃身至城下

勸呂文煥降折矢為誓文煥感而出降帝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阿爾哈雅行荆湖等路樞密院事鎮襄陽阿爾哈雅奏曰襄陽既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平章阿珠亦贊其説帝乃大徵兵拜巴延為行省左丞相阿珠為平章阿爾哈雅進行省右丞十一年會師襄陽遂破郢州及沙洋新城師出沙蕪口宋制置夏貴守諸隘甚固阿爾哈雅麾兵攻陽羅堡原作武磯堡今依巴延及阿珠傳改歸畫一貴趨援之阿珠遂西渡青山磯宋都統程鵬飛迎戰

敗之江中會貴兵亦敗走廬州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鵬飛以水軍降巴延與諸將會鄂城下遣阿爾哈雅戍鄂而與阿珠將大兵以東阿爾哈雅集鄂民宣上德恵禁將士毋侵掠民大恱遣人徇壽昌信陽徳安諸郡皆下進徇江陵十二年與安撫高世傑兵遇于巴陵世傑敗走追降之遂下岳州至沙市城不下縱火攻之沙市立破宣撫朱禩孫制置高達以城降乃入江陵釋係囚放戍軍除其徭賦及法令之繁細者傳檄郢歸峽常德澧

隨辰沅靖復均房施荆門及諸洞無不降者盡奏官其所降官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曰巴延兵東阿爾哈雅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東兵無後患矣親作手詔褒之命右丞廉希憲守江陵促阿爾哈雅還鄂且以沿江新附諸城委之阿爾哈雅至鄂招潭州守臣李芾不聽乃移兵長沙拔湘陰射書城中以示芾復不答於是決隍水部分諸將以礮攻之破其木堡流矢中胷創甚督戰益急十三年芾力屈及轉運使

鍾蜚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李忠以城降諸將欲
屠之阿爾哈雅不可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
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
迎降曰問丞相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矣宋經
畧使馬塈守靜江不下使總管俞全等招之皆為所殺
會宋主以國降降手詔諭塈塈復殺之阿爾哈雅又為
書以開塈終不聽因入朝賀平宋拜平章政事使持詔
如靜江諭塈塈焚之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乃築堰斷

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破其城民聞城破即縱火焚居室多赴水死堅及總制黄文政總管張虎俱被執因悉坑其民斬堅於市分遣萬戶托噶布哈徇賓融柳欽横邕慶遠齊榮祖徇鬱林貴廉象托里徇潯容藤梧皆下之特磨王儂士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求内附奏官其降官乃還潭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等咸起兵應之舒黄蘄相繼亦起詔命討之且略地海外阿爾哈

雅既定才喻等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珞降不聽遂航海執與珞及冉安國黄之紀皆裂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八蕃羅甸蠻並置安撫以鎮之十八年奏請徙省鄂州所定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大率以口舌降之未嘗專事殺戮又其取民悉定從輕賦民所在立祠祀之二十三年入朝如湖廣行省左丞相卒封楚國公諡武定至正八年進封江陵王子和斯哈雅湖廣行中書省左丞袞格根江西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孫蘇爾約哈雅自有傳

姜衛國王蘇肯徹爾之子也性弘毅重厚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以故臨大事决大議言必中節至元十一年世祖命總鴻吉哩等五投下兵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略廬克和攻司空山平野人原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丞相巴延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姜衛率左軍參政董文炳為副按巴延傳言參政董文炳為左軍宋紀言董文炳范文虎俱不及姜衛與此互異部署將校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澉浦上海悉望風欵附進屯鹽

官巴延已駐師臨安城下得宋主降表姜衛乃移兵瓜洲與阿珠兵合臨揚州都統姜才攻揚子橋率諸將擊敗之十三年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海都叛命領汪總帥兵以鎮西土十四年召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乃陳便民一十五事帝皆納焉浙東盜起浙西宣慰使錫里伯縱兵肆掠俘及平民乃遣御史商琥閱治之釋者以數千計遂執錫里伯還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左丞崔斌等言平章阿哈瑪特不法事詔命姜衛及

知樞密院博囉共鞫之阿哈瑪特稱疾不出博囉欲回姜衛厲聲曰奉旨按問敢回奏耶令舁疾赴對既引伏有旨釋免仍喻姜衛曰朕知卿不惜顔面復命還南行臺十八年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海征倭遭颶風士卒十喪六七帝震怒復命行省左丞相塔爾海征之一時無敢諫者姜衛遣使入奏謂當預修戰艦練士卒使彼聞之深自備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乘風疾往可一舉而下也帝遂罷其役按日本傳二十年命塔爾等募兵造舟准

十九年又奏阿爾哈雅占降民西宣撫使昂吉爾上言民勞乞罷兵與本傳異一千八百户為奴阿爾哈雅以為征討所得又自陳其功比巴延當賜養老户御史滕魯瞻劾之有旨遣使赴行臺逮問姜衛曰滕御史何罪即馳奏使者竟歸二十年以疾請入覲進譯語資治通鑑帝即以賜東宮經筵講讀拜江淮行省左丞相二十一年卒于鎰州子喇卜丹南行臺御史大夫

托克托呼其先庫春居伊埒巴爾山因以為氏號其國

曰欽察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庫春生蘇穆彔蘇穆彔生伊納克實世為欽察國主太祖征默爾奇斯其主輝圖奔欽察伊納克實納之太祖命將往討國中大亂伊納克實之子和拉蘇默遣使自歸於太祖憲宗帥師至和拉蘇默之子巴圖徹爾舉族迎降從征默爾奇斯有功又從世祖征大理伐宋以强勇稱嘗侍左右掌尚方馬畜托克托呼巴圖徹爾子也中統元年父子從世祖北征俱以功受上賞巴圖徹爾卒乃襲父職備宿衛至元

十四年諸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叛托克托呼率兵討敗之珠爾噶岱搆亂托克托穆爾引兵應之中途遇托克托呼獲其候騎托克托穆爾乃引去遂滅珠爾噶岱追托克托穆爾等至圖喇河尋復敗之十五年大軍北征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追錫里濟踰金山擒扎哈台等以獻又敗庫春格爾等俘獲甚衆還朝帝親慰勞之有旨欽察人民及隸諸王者皆別籍之以隸托克托呼選其材勇以備禁衛累遷至樞密院副使二十三年

兼都指揮使聽以宗族將吏備官屬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托多爾海共禦之二十四年宗王納顔叛陰遣使來結額布根錫里巴為托克托呼所執盡得其情以聞尋令錫里巴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脱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即日啟行乛晝夜渡圖喇河戰于博恰嶺大敗之世祖時親征納顔遣使命托克托呼

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特爾格軍擊走之擒叛王哈喇婁等獻俘行在所誅之時成宗以皇孫撫軍於北詔以托克托呼從追納顏餘黨於哈拉窓誅叛王烏塔噶盡降其衆二十五年諸王伊奇哩為叛王哈喇哈斯所攻復從皇孫移師援之敗諸烏爾呼還至哈拉窓山敗叛王哈坦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户府二十六年從皇孫晉王征海都諸軍失利托克托呼直前鏖戰翼晉王而出追騎大至乃選銳設伏以待寇不敢逼世祖巡幸北邊召見慰諭

之曰昔太祖與其臣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之水以紀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還至京師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托克托呼言蒙古將吏宜先帝曰爾毋飾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二十九年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戸三千餘還至和琳有詔進取竒爾濟蘇三十年師次欠河按地理志作謙河冰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海都聞取竒爾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之二年諸王附海都者率衆來歸邊民驚擾身至伊嚕哈斯畧饋餉安

集之遵諸王永和爾等入朝大德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奉命還北邊至宣德府卒追封延國公謚武毅後加封昇王子八人其第三子曰綽和爾

綽和爾初以大臣子奉詔從太師阿爾婁行軍戰於布達山有功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大德元年襲父職領征北諸軍帥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敗其將達蘭台於達嚕噶河追奔五十里還次阿嚕河與海都所遣援巴林之將博貝軍遇又擊敗之二年北邊諸王都勤斡齊齊克

圖等襲和囉噶圖之地兵據高山綽和爾選勇而善步

者持梃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三年入朝拜僉樞密

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復還邊是時武宗

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綽和爾及戰嘗為先四

年叛王圖們俄羅斯等犯邊綽和爾及其未陣薄之敵

遁追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特

濟根山因高以自保綽和爾急引兵敗之復與都勒斡

相持于烏爾圖之地以精鋭馳其陣左右奮擊都勒斡

兵幾盡事聞詔問戰勝功狀咸稱綽和爾功第一七年入朝帝嘉獎之拜樞密院副使九年諸王都勒斡徹伯爾恭賚特穆爾等因與托克托呼及綽和爾屢戰無功遣使請罷兵通好帝許之於是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知樞密院事成宗崩武宗時在岱穆蘇之海上綽和爾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即位加拜平章政事還邊復封榮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按綽和爾加封句容郡王武宗紀至大三年事仁宗紀延祐三年並載此事本

傳作至大二年未知孰是延祐元年敗叛王額森布哈等軍于伊特格庫黙色之地二年復敗其將額布根呼圖克特穆爾于齊黙根之地追至鐵門關遇其大軍又敗之四年帝念其功而憫其老召入商議中書省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至治二年卒後累封揚王子六人雅克特穆爾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十七